

似乎随时可以被撕掉，一种微不足道的卑微感，又让绘画触动我们的心弦”。

在展览现场，记者所见，譬如在一幅有关美军撤离阿富汗、阿富汗民众站在喀布尔机场铁丝网外翘首以盼的作品前，与墙上挂着的画映照的是地上放着一个涂刷了白色颜料的箱子，箱子上放着有关新闻的报纸版面。“原本，学术主持蒋正根老师考虑将报纸也挂在墙上，可后来他发现还是放地上更有感觉。”赵志文对记者说，“当我们想到了将纸箱最外一层的纸撕开这个点子时，首先是我自己尝试着撕，感觉不行。原因在于我是学美术的，撕纸时有一种下意识的预设的概念，撕出来的纸一眼看得出挺‘专业’的。而在这个环节，我宁可摒弃所谓的‘专业性’，于是我就请了一位非美术专业的朋友来帮我撕，之后就达到了‘自然’的效果，而这撕裂的白纸箱和上面摆放的碎片式的报纸图片与墙上展示出的作品则成为了浑然一体的全新作品。”

从赵志文的作品里，可以读到许多艺术门类的元素或者影子。

譬如行为艺术：他坚持十余年如一日地画画，且是在铜版纸的白样书上作画，本身就堪称行为艺术之一种。

譬如波普艺术：尽管他并不是如西方波普那般通过工业复制进行表现，可他画报纸，且在画面外缘描上类似Pad外框的框线，或者在框线上画上电视品牌标记，或者以“编辑：子文”这样的落款来模仿报纸版面，很具有波普性。

譬如装置艺术：在展厅地上放置的外表手撕效果的纸箱，或者看



上图：11月13日，艺术家赵志文在开幕式上致辞。摄影/陈晨

从赵志文的作品里，可以读到许多艺术门类的元素或者影子。

似随意堆在展厅一角的单幅作品集合。

譬如影像艺术：在小幅丙烯《日记》系列，体现过去两年来疫情导致的世界危机时，在作品边上，挂着一台电视，滚动播放着作品中所呈现的当时的新闻报道。

至于中国画的元素，除了册页、题跋等以外，在具体技法上，赵志文也有所摸索。譬如孟晚舟归来那幅画作的红地毯，赵志文用丙烯颜料作画，类似西方绘画丹培拉的那种技法，却也有中国画工笔重彩的感觉。“这幅作品，我是借朋友的画室完成的，主要原因是画幅比较大。当时，我把画布铺在地上，进行勾描。然后作画。”赵志文说。

如今能够驾驭如此大画幅的作品，在赵志文看来其过程殊为不易。他感觉，他这一辈“60后”画家，看到中西绘画精品真迹的时间比较晚，早年只在印刷并不精美的画册上看过，这造成脑际框定的绘画概

念与西方油画传承下来的画法有不同之处。当看过原作真迹以后，赵志文才有豁然开朗之感——原来，很多西方名作在印刷品上看似刻画得非常精细。“当我看到原作时，才发现，其实他们也就是大处勾描，不用细之又细。”赵志文说。而在随心的表现方面，如何让技法跟随自身的想法走，如作曲家谱曲，如诗人写诗，那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感觉，才能让笔墨达到得意处。有关孟晚舟归来那幅作品，红毯自然是赵志文的得意处，而最得意处，却在飞机机头前方一抹黄色。这似虚似实的一抹色彩，究竟画的是什么形与物，赵志文本人也说不上来，只觉得如果让他再画一次，他都未必会在此处如此表现。而在创作大画幅作品的同时，他的已历时十年的“文本行动”还将继续。所谓“文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描绘”的也就是赵志文的本来之心，对艺术的挚爱……